

食

食

王潤菜

三十之叢詩座星

高潮

高潮

王潤華著

# 目錄

周策縱序

北上 6

第幾回 10

補遺 13

碑 18

潮汐 21

高潮 23

深淵 25

翌日 27

殘局 31

烽火 | 34

另一座金字塔 | 38

火燒教堂遠景 | 40

禮拜日 | 41

乾杯 | 48

劇終 | 49

公墓 | 51

殉美 | 53

見證 | 54

翹翹  
評王潤華波浪型詩集高潮 | 58

序

周策縱

紅雲	在山水	而拼命衝突，惜悔	為失望的滿足，或失望	為自然而然而悲哀
白羽	血肉			
清音之間	雷雨			

終于走  
上了一首絕路

本來是歷史

演出最詩的詩

永遠掙扎于撤退時

總無可奈何

# 北上

1

一陣飛馳過橋的顫動後  
內陸風光被捲進激流中  
赤道的太陽全暴露出隱形的港灣  
於潮聲中的地峽盡頭  
五十哩外

2

緊緊繫在安全帶上的囚犯  
還垂死地掙扎，掙扎

北上，北上

我是邊界鐵絲網下的逃亡潮  
超越紅色的危險線  
最汹湧，最污濁的浪頭

3

一個不慣投宿於歡呼與掌聲的難民

我多次翻越過叢林深處陡斜的公路

穿進又闖出陌生小鎮狹窄又擁擠的街道

加油站廣告的陰影下

捧着焦慮的頭額

伏在方向盤上作短暫的喘息

#### 4

汽車的喇叭像貓交尾拼命亂叫  
着火燃燒的舊車擋住我的去路

我便一脚踏死速度

#### 5

煙火外，我耐心等待

北上的公路

張開腿，亮着綠燈

讓我像堤岸崩潰後的洪水

闖入桃花夾岸的古津盡頭  
最喧鬧的廟宇

(一)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發息，以手撫膺坐長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李白：蜀道難）

李白寫的是人類欲征服地球表面的空間距離而不能的痛苦。一千幾百年後的今天，當速度像古代的洪水將山川湮沒，且觸及了月亮千瘡百孔的臉孔，人類還在掙扎。在機器的腹中，在黑暗的各種主義的鐵絲網內。今天最使我們容顏凋落如蓮花的不是望見要攀越的山峯高得黃鶴飛不過，去天不盈尺；而是在隧道裏或超級公路上閱讀政變和戰爭的消息。李白疲倦口渴時，還可悠然坐在松根上俯身喝一口清涼的泉水，但今天我們天天在趕路，趕向死亡，只有買汽油時，在「打油站廣告的陰影下，捧着焦慮的頭額，伏在方向盤上作短暫的喘息。」

生活在快速悲劇的時代，我們都是速度急流中的難民。所以 hippies 們披着長髮，赤着腳板，沿街要將時速踏死。

在生命的超級公路上已匆忙，焦急，痛苦地奔走了廿多年。我渺茫的目標永遠都在北方。爲了要使活着的意義的錦繡河山完整，我永遠地「北伐！」

一九六八年由於「我的雙目也發霉了，講臺平靜的死海上始終沒有浮起一個太陽，我便悄悄離開每天清晨拾荒老人走後，幾十條野狗翻了又翻的垃圾堆」，站在往北的公路旁，等待一位學者兼詩人給我的消息。他的聲音是綠瑩瑩的光，面對着這綠燈，我停止徯徨，跨過十字路口。從此我便走在地下埋葬着我的祖先的路。我的每一步都迴響着骷髏的震動聲。

# 第幾回 ？

1

一一埋葬了匆忙死去的一群  
踩過許多死者的名字

他回到船艙，手還染着金陵墓園的泥土  
又顫抖地奉讀，一則訃聞

2

「走了吧，要不然就趕不上那個太陽」

他終於沿着飄浮着藍天的小溪走去

踏着落花

猶未完全掙脫女人的手臂

便一步跨出淚水澆澆的庭院

「我們在龍門的陰影下擠來擠去

那樣多的人

追逐着一點聽說藏在城牆內的繁華  
我們一次又一次，被人推倒

怎樣長的繩子也繫不住太陽，剛說完  
便只剩下他握着的一束玫瑰花，撒了滿地  
被踐踏成泥」

終日猜測的是謠言抑是預言

雖然幾萬個燈籠照亮了漆黑的石頭城  
鑼鼓響亮，午夜的聾者也被驚醒

非等到放榜日，小廝們

才回到園門外大聲叫喊，發現  
他的名字被貼在皇城的牆壁上

「我早就否定，老早就咀咒  
生日宴之後，在衆多的選擇之間，他  
竟然抓一把脂粉

放進口裏  
吞進肚子裏」

3

「三次叩拜就贖回一次小小的錯誤  
再遲疑，黑夜必將半掩的山門合上」

……在空曠如一張白布的雪地  
他從十九年的跪拜中站起  
如一個赤裸的麟兒

4

等他醒悟

飛步向前追趕上去

他已消失於一僧一道之間

再想追

和尚和道士也遁入空無的地平線之外  
只見前面白茫茫一片

5

前面渺茫處傳來逍遙的歌謠

後面僕人焦急地喊

「老爺 老爺 老爺……」

補遺

隨風雨歸隱佛國

浮於狹小的三角洲之上

我錯亂的脚步踢翻一山的雲海  
塞住來時的山門和棧道

朝西

衆多浮屠之上的極樂

小廝們打起火把，三日三夜

在石頭城尋找

敲鑼，打鼓，高聲報告

在放榜的牆壁上發現我金色的名字

阿嬤披着長長的頭髮

站在兀崖上喊我

最初喊我的乳名，接着我的字，我的號

而我已走失

迦南香潦潦的石階中

蓮池旁，打掃月色或  
趺坐於暮鼓中

我忘記自己的一切名字  
與頭髮的顏色

剛走過的路

都讓浪滔一般的雪淹沒了

一片白茫茫，我空無得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只見一位婦人茫然立於放生池旁

低頭凝視着一朶殘荷

另一個男人不厭倦地抬頭仰望

青埂峯頂，極樂寺是那麼高高在上

死亡如彩色的氣球

尚未升及塔頂就自然地破裂了

附記

且說賈政扶着賈母靈柩，賈容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  
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

寶玉賈蘭得中，心裏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着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趨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靜去處：船上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岸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尙未認清，急忙出船，欲扶住問他是誰。那人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祇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裏來？」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僧一道，——夾住寶玉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裏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峯；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逝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山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隨後趕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對我們這一群中國人或一大群亞洲人來說，年年夏天都是一個荒年，一次地震。在

飢荒和失去住址中我把書都裝在紙箱裏，然後在上面打上一個死結。今年當我還未把過去的記憶，痛苦和遺留的污物清掃，埋葬，右手正提着最後一件行李走出茫茫的門外，左手便收到翩翩的來信：「快把尊嚴和身份打碎，再遲疑，又是人吃人，中國人吃中國人，這是荒年啊！」於是我就決心掙脫女人的手臂……

龍門雖然像雷峯塔那樣倒掉了，中國也沉掉了，但游泳過太平洋前來赴考的仍然那樣擁擠，仍然背負着三千多年的歷史爭先恐後，你推我擠，互相踐踏成泥，或者發神經病，或者走失在摩天樓下。

還活着的便開始爲中國的未來找答案。曾國藩、李鴻章、康有爲、梁啓超、孫中山都會敲鑼打鼓尋找強壯的中國人，軍閥和西洋人也一次又一次以戰火照亮漆黑的中原，答案躲在「辭海」的那一角落？醫生或郎中或大夫，中國的胃口最適合吃什麼主義？自從科學消失在一僧一道之間，自從羅盤被風水先生搶去看風水，自從火藥在春節中讓孩童玩，我們便開始尋找。

中國或人生的噩夢經常被驚醒，經常被刪改或補寫，一代又一代重複着，這是個謎，除非死鬼都能再活起來作證，所以爭着考證這是第九回或多少回是多餘的。

至少有五種聲音如五種病，輪流腐蝕着我。

(1)衆口齊叫的聲音，焦急中帶着希望。以前這聲音把千萬人趕上京去，現在趕出洋，去尋找長生不老的仙丹。(2)這是無可奈何的東西。賈蘭被人罵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三十多年以來，我們丟了太多東西。今天我們在美國大學門前的石級上，還一樣無可奈何地說。(3)惡痛的咀咒。帶着痛定思痛的痛苦，說這話的